

武侠精品系列

血染枫红

1

公孙梦作品集

4



上

梦 著

血染枫红

蓝天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武林高手八公老人突然被人暗害致死，其徒玉面书生又遭暗算，临终前将幼子钟吟托孤给剑神邵天龙。钟吟在剑神与稀世高僧空灵禅师的合力下打通了任督二脉，闯过生死玄关，习成武功绝学伽蓝十八式镇魔掌和混天一气天罡剑……

神魔教、无名岛为害武林。隐遁多年的黑道凶魔连施杀手，正道人物惨遭杀戮。整个武林陷入了极度恐怖之中。

钟吟艺成下山石破天惊地一举击败了几名不可一世的魔头，从此，英姿貌美、武功绝伦的钟吟便在江湖中名扬四海，他福运大发，艳遇连连，众多美艳绝伦的名媛佳丽纷纷倾情于他，甘愿抛弃江湖是非恩怨，随心爱郎君远离尘世、比翼双飞。众凤求凰使初涉江湖的少侠情关难守，只得同美若天仙的丁香、俏丽脱俗的银凤二女同结秦晋，一凰二凤……

黄山之行，因祸得福。钟吟巧遇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三绝老人，授其太清罡煞、三绝掌、三绝指、迷踪步等盖世奇学，又服食了千年肉芝液，平添四十年功力。

正邪大决战，钟吟大显神威，将其绝学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将无名岛主、神魔教主一一击毙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一副对联	(1)
第 二 回	天 香 楼	(24)
第 三 回	红衣少女	(52)
第 四 回	逃之夭夭	(78)
第 五 回	凤 求 凰	(108)
第 六 回	石破天惊	(138)
第 七 回	一龙双娇	(165)
第 八 回	姑 奶 奶	(192)

第 九 回	白衣女郎	(237)
第 十 回	黄山奇遇	(288)
第 十 一 回	绿肥红瘦	(316)
第 十 二 回	汤 姑 娘	(349)
第 十 三 回	众侠女失踪	(374)
第 十 四 回	我不下地狱还有谁	(409)
第 十 五 回	华山受奇辱	(443)
第 十 六 回	天竺魔哨	(475)
第 十 七 回	五个叶片动地天	(502)
第 十 八 回	破解帛中机密	(535)
第 十 九 回	遭 伏	(569)
第 二 十 回	他拉她并肩而去	(598)
第二十一回	正邪决胜	(629)
第二十二回	玉神龙显威	(663)
第二十三回	对联中的秘籍	(688)

第一回 一副对联

繁华的大街上，人声嘈杂，熙来攘往。

人群中有一灰袍老者踽踽独行。老者天庭饱满，鹤发童颜，年届古稀却精神矍铄。

由于是初次涉足这四季如春的南国边陲重镇，他倒背双手，步履不疾不徐，蛮有兴味地张望两边的店铺及五花八门的摊点。

拥挤的人流中，人们免不了摩肩擦踵、你碰我撞，唯独老者却不会受这挤撞之苦。他像闲步在无人遨游的旷野之中，居然没有一个人能挨上他的边。凡是靠近他的人都会被一股无形气流轻轻一阻，于不知不觉中或左或右地跨出一两步，然后照样走自己的路。灰袍老者的护身罡气运用得如此巧妙自如，内家功力当真是到了最上乘的境界。

老者是昨天擦黑时分才来到城里的。今天一早从客店出来，一路问讯着圆通佛寺所在，打算去那里寻访一位高僧。

来到十字街口，灰袍老者被一个写字摊吸引住了。只见一个头戴方巾的中年儒生盘脚坐在一张凉席上，面前支着一张长条矮几，几上置放着笔墨纸砚，还有几帧写毕的

条幅。时下正值深秋，虽然比不得北国之冷，但也有了相当的寒意，路上行人皆著夹衣夹袄，而这位卖字的儒生，依然一袭洗得泛白的蓝布单衣，丝毫不露寒意，这在行家眼中，自然看得出是因为练功的缘故。

一个武学高手，何以要摆摊卖字？

灰袍老者不禁有些奇怪，再看条幅上的字迹，铁钩银划，雄浑潇洒，俨然大师风范。老者息隐江湖三十年，江湖情况早已陌生，想不出书生的来路，但江湖奇诡人物多的是，他也懒得去寻根问底，只想买副中意的对子就走。

来到摊前，入目一副对联：

贾岛醉来非假倒，

刘伶饮尽不留零。

灰袍老者识得这是当朝著名才子唐伯虎和祝枝山的一副巧对，是两人在酩酊中的即兴之作，端的是豪放不羁。祝枝山先出的上联，借唐代诗人贾岛之名，说自己真的醉了，并非装醉“假倒”，取“贾岛”之谐音。唐伯虎才思敏捷，出口便对成了下联。他也借晋代文豪、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之名，说自己也是尽醉方休，喝得杯中点滴不剩，是谓不“留零”，用的也是刘伶的谐音。

灰袍老者平生酷爱杯中物，见此联卓尔不俗，大为中意，决定买下带回蜗居张挂，算是从滇中带回的纪念物。

书生见有顾客，微微一笑：“尊驾可是要买条幅？”

说着将压在上方的条幅挪开，摊开下面的几副对联，有意无意地将祝枝山唐伯虎的对子盖住了，双目精光闪现，盯住老者。

灰袍老者并不在意，袍袖微微一动，矮几上的条幅对子自动迭成一沓，只剩下唐祝二人的对子。气功运用之妙，惊世骇俗。

书生脸色微变，旋又强自镇定。

“我要的就是这副对子。”老者说。

书生暗运功力，表面不动声色，笑问道：“先生唯独看上这副对子，想必是因为敬奉杜康（指酒）？”

老者并不回答，只说：“要多少银子？”

书生按捺着性子，面上的笑容却消失了，语气也转为冰冷：“尊驾可否告知，为何单挑这副对子？”

老者不禁微愠，心想此人真是奇怪，你卖东西还管闲事？人家高兴买就买，还得讲明买的理由么？此人不是别有居心，那就是个书呆子，糊涂虫。

“老朽为何单挑这副对子，你管得着么？到底卖不卖？”老者板下脸来。

“这货是小生的，卖不卖自然由小生做主，尊驾既然不愿说出理由，小生当不勉强，就请开个价吧。”书生语气软中带硬。

“要买主开价？”老者一愣，“真是稀奇古怪，也罢，给你二两银子如何？”

书生莞尔一笑：“凭这几个字，就只值区区二两银子

么？”

老者道：“先生说的是，墨宝也是宝，先贤书圣的真迹岂能以银子论价？先生的字别具一格，不让先贤，还是先生自己开个价吧。”

书生也不答话，伸出两根白皙的手指。

“二十两？倒也值得！”老者伸手进怀中，还未取出银子，就见书生大摇其头。

老者不由一愣：“二百两？”

“二百万两！”书生嘴角泛起一丝冷笑。

灰袍老者纵横江湖一生，几曾受人如此嘲弄，不由勃然大怒，但他一把年纪，火气不比当年，这书生举止有些奇怪，想是别有缘由，这么一想又把火气抑制下来。

“一副对子值二百万两，真是闻所未闻，老朽并非巨商大贾，先生就留着等识主吧。”老者微带讥刺，说完就要走路。

“慢！”书生阻止道：“尊驾难道不识此联？”

老者冷笑道：“不过就是几个好字，老朽焉能不识？不过，二百万两的开价，岂不太刁难人吗？恐怕这天底下也难找买主吧！”

书生狐疑地看着老者，语气缓和了不少。

“如此说来，尊驾是当真不识了？”

老者不耐多说，举步就走。

“老丈止步，这对联就送与老丈吧！”

老者倏地转身，打量书生一番，看他面露诚恳之色，

不禁大为奇怪，刚才要价二百万两，现在却又分文不取，白送，这葫芦里装的究竟是什么药？

“你要白送？”老者问。

书生点头：“不错。”

“这又为何来？”

“尊驾赏识小可陋字，总算知音，理当奉送，这就请取了去吧。”

“老朽恕不白取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突听街上行人一阵喧哗，似乎发生了什么事，老者急忙转身探视，只见一辆马车沿十字大街一端直冲而来，行人小贩纷纷惊避乱作一团。忽然，一个十来岁小儿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，正好和马车迎个正着。

“啊呀！”避在街沿的人丛中发出了惊呼。

眼看小儿立刻就要葬身于铁蹄下，哪知小儿竟灵巧地避过了辕马，人们又是一阵惊呼，可那瞬间即至的车轮却是无法闪避的了。

与此同时，老者身后的书生也大呼：“吟儿！”身形已经飞起，老者也在同时跃出，直扑那辆疾奔的马车。

两人虽然同时跃出，但老者却是在先，他忽听身后书生闷哼了一声，似乎内气不足已从空中坠下，这虽然不合常理，但此刻已无暇回头顾及。

可惜，尽管老者身法快似飞鸟，毕竟还是晚了一步，只听小儿一声惨叫，被车轮撞得飞出两三丈外，“叭哒”一

声跌落地上，哪里还保得住性命？

灰袍老者勃然大怒，身躯还未落地，当即大袖一挥，一股猛烈的罡气击向车辕，只听一声暴响，车辕断裂，辕马也被击倒在地，一阵哀鸣，再也爬不起来。那遮得严严实实的车厢翻倒一边。老者身形正好落到车厢旁边，他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何许人，伸手掀开布帘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老者也来不及思索其中缘故，心中还惦记着那被车轮撞倒的小儿，立即转身迈步，就在这同一瞬间，他又听到了一阵欢呼惊叫，待他转过身来，不禁愣在当场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原该不死也要重伤的小儿，就在离他四丈开外的地方，正从地上爬起来，惊惶万分地拍打身上的尘土，揉摩腰膝腿脚，大概是摔痛了什么地方。四周的人群，纷向小儿拥来。老者身形微晃。已抢先到了小儿跟前。

“娃儿，你没有摔伤？”老者急问。

小儿清秀的脸上满是惊骇：“多劳老丈动问。小子浑身疼痛，也不知伤也没伤。”

这孩子口齿伶俐，礼貌周全，颇讨老者的欢心。

“来，我替你检验伤势。”老者说着，双手立即在小儿身上摸捏。

果然，小儿身上骨头未断，只有些擦伤。老者不禁大奇，心想，世上难道真有天生的钢筋铁骨不成？此儿根骨清奇，是练武的上上之材，不知是何人家的子弟。

此刻人们围满四周，议论纷纷。有的谈论老者神功盖世，有的对小儿啧啧称奇。

老者不耐嘈杂，对小儿却大有兴趣，便拉着小儿的手说：“家在何处？上家里去吧。”

小儿说：“家父就在街边摆字摊，待小子见过家父后，恭请老丈光临寒舍。”

老者一听小儿竟是那书生的儿子，这才想起适才听到书生惊呼“吟儿”跃起半空之事，他既然施展了轻功，何以这半天还不过来？对了，他刚跃起便闷哼一声，似乎真力不继下坠，莫不是原先就受了内伤，妄动真气不得？于是一手抱起小儿，就往人堆外走。

挤出人堆，就看见书生仍盘膝坐在席上，全不理周围的喧腾。老者心想，果是在运功疗伤，连自己小儿的命也顾不得了，伤势大概不轻，自己索性看在小儿面上，助他一臂之力吧。便抱着小儿大步走去。

来到摊前，小儿挣扎着下地，口中唤着爹爹，就要扑过去。

老者急忙抓住小儿：“娃儿，动不得，你爹爹生病了。”

书生面色苍白，一脸痛苦，汗珠滚滚而下，浑身颤抖。

老者吃了一惊，抬手一指，一缕指风发出，连点书生几处大穴，然后用胳膊挟起书生，一手抱起小儿，运起护身罡气，穿出人丛，让小儿指路，直奔书生寓所。

书生家离字摊不远，穿过大街，拐进小巷，转两个弯便到。

小儿从老者臂上跳下，开了门锁，一躬身：“寒舍已到，老丈请进。”

这是个小四合院，小小的天井里置放着几盆茶花。迎面三间平房，侧房两间，却不见有人出来迎接。

小儿将老者引进，卧室中设备简陋，除两张木床外，只有几个凳子。

老者将书生放在床上，书生面色灰白，气息微弱。

小儿泪汪汪地问道：“老丈，我爹爹病得重么？要不要请郎中？”

老者摇摇头，开始为书生验伤。他解开书生衣襟，逐一检视，才发现书生背上隐现一个淡蓝手印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急忙从怀中掏出一颗丹药塞进书生嘴里，然后解开穴道，一手按上背心灵台穴，注入真力，不到片刻，书生旋即苏醒过来，气色好了许多，他睁眼看见老者，便挣扎着要坐起来。

“别动，你服了我的保元护心丹，我又以内力催化了药力，一时三刻保你无虞，有什么话就躺着说吧。”

书生点点头：“得罪老丈了，大恩……”

老者打断他的话，道：“武林中人不必讲虚礼，还是说说你这伤是怎么回事吧。”

书生道：“谨遵台命，小儿是否……”

“爹爹，吟儿无恙！”站在老者身后的小儿一跃而出。

老者问：“此子被车轮撞飞，居然不带内伤，是不是练了功夫？”

书生道：“晚辈从他出生后，天天以气进行按摩，顺着经络脉道运行，到六岁便授以内功心法，但仅是练气而已，

别的功夫未练。他之所以经得住摔打，不知是否与此有关？”

老者道：“也许是这原因吧。你因何受伤？遭到何人偷袭？”

书生一叹道：“敢问前辈名号？”

老者道：“老朽本不愿再提姓名，但你中了阴魔追魂掌，伤势不轻，再观你卖字言行，想来必有隐情，若不通报姓氏，谅你也不放心。老朽邵天龙，不知你可听过？”

书生大惊，一时十分激动：“原来老前辈就是三十年前纵横江湖的剑神，请恕晚辈不识之罪。晚辈既然中了阴魔追魂掌，想来已无生望，晚辈只此一子，小时又丧其母，孤苦伶仃，只有拜托老前辈了，不知老前辈……”

邵天龙知其有托孤之意，便慨然允诺。

书生大喜，急命小儿叩头。

小儿立即跪倒在地，口中说道：“爷爷，吟儿叩头了。”

书生道：“称师傅，有剑神老人家教你，何愁大仇不报？”

邵天龙道：“不要称师傅了，就叫爷爷吧，吟儿不是已经叫了么？”

书生更是喜欢，泪水溢出，激动万分。

吟儿叩毕，乖乖站立床榻边。

书生又道：“晚辈钟玉成，人称玉面书生，乃淮北八公山八公老人首徒……”

邵天龙点头道：“四十年前，我与令师有一面之缘，令

师如今安在？”

书生道：“家师已经仙去……”

邵天龙叹息道：“令师年庚小我二十多岁，怎地就……”

书生叹道：“前辈有所不知，家师是被人暗害殒命的。”

邵天龙白眉一耸：“哦？那是何人所为？”

钟玉成又是一声叹息：“一年前，晚辈上山为家师祝贺六十五岁大寿。家师素喜清静，在八公山择地建屋而居，和武林人物并无来往，除了少数老友外，向不接待外客。我与师弟草上飘蒋金彪，每两年上山祝寿一次，这也是恩师规定的。我和师弟每次上山，恩师都将新研出的本门武功心得加以传授。三年前祝寿时，恩师不再有武功传授。我和师弟问及，恩师忽然说，本门功夫虽好，却是萤火之光，不必再去深研。我和师弟听了大吃一惊，当时面面相觑，不知恩师他老人家何以出此言，对本门功夫妄自菲薄。恩师见我俩惊诧之状，又说两年后待我们再到八公山时，他老人家自有一番交代。寿期过后，我与师弟各自下山，对恩师鄙薄本门功夫的一席语言揣摩不透，只有再等两年，也许恩师就会有明白交代。两年匆匆过去，也就是到了去年的五月，我于恩师寿辰的前五天到达。一来到屋前，就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只见大门虚掩，师傅宠养大黑狗僵卧于门前。我急忙跃进大门，只见院中倒着一位老仆，情知发生了重大变故，连忙进了客室，客室依旧，不见打斗痕迹。客室左边是两位老仆的卧室，右边是恩师的卧房兼书

房。我先进了恩师卧房，只见恩师已倒毙床上，心窝上插着一柄短剑，这把短剑乃恩师之物，从屋中情形看来，显然未经打斗，师傅乃自戕而死。恩师武功高绝，脾气倔犟，是谁又能使他老人家不战而死？睹此惨景，想起恩师的大恩大德，我一时不能自制，就痛哭失声……”

钟玉成说到这里，激动万分，气喘加剧，邵天龙急忙伸掌按在他灵台穴上，加注一股真力，钟玉成立见精神，继续说他那神秘诡异的故事。

“痛定之后，我便仔细观察屋中景象。只见书橱里的书扔得满地皆是，墙上的字画皆被撕成几截，只有我在上次祝寿时送他老人家的对子不见。这对子书的就是唐祝二人的巧对，我想不出仇人取走这副对子用意何在。接着，我又探视了其他角落，发现衣箱也被翻腾过，衣物扔得遍地皆是。显然，仇人是在寻找什么东西。据我所知，恩师生性淡泊，从不收集古玩珍宝，生平只喜杯中物，又有什么可搜寻的？我想不出其中缘由，只好将此疑问暂抛一边，去收殓恩师遗体，这才发现床上有血字，写的是：‘对子在’三字，另有一木字像是偏旁，想是字未写完便已气绝。另外，枕头被刀剑划开，抛在床下。由此判断，仇人未能将对子攫走，已被恩师藏匿，恩师在仇人走后，拼着最后一口气写下了几个字。我替恩师更换衣服时，才发现恩师下肢瘫痪，拔出胸口短剑时，这才想到恩师功力大概已失，否则，要自戕何必动用兵刃，只须自断筋脉便可了结。此外，以恩师的脾性而言，倘使功力尚存，必定和仇人拼个

鱼死网破。接着，我又到了老仆卧室，卧室中间朝下倒着另一老仆。和院中躺着的老仆一样，身上并无伤痕，也是被重手法震伤而死。地上老仆伸出的右掌下，以指甲在泥地上写出了‘昆明’二字。看情形也是想留下遗言，未能尽意而死。第二日，我将恩师及二仆葬于山上，坐等师弟来祝寿，共商复仇大计。恩师寿辰那天，师弟未到，却来了恩师的知己疯道人。疯师叔知晓情况后，气得暴跳如雷，指天发誓要寻出真凶，为恩师报仇。后来，疯师叔问我恩师近年武功进展如何，有没有外出远游，是不是获得过什么武功秘籍。我答说武功颇有进展，也时时外出采药，但从不曾离开八公山。至于武功秘籍，恩师从未提过，只是两年前说过本门功夫乃萤火之光的话。疯师叔详细问了那次谈话情形，沉吟半晌，郑重地说道：‘你师傅定有奇遇，可能是获得了什么秘本，否则不会冷对本门功夫，也不会练功走火入魔，半身瘫痪，功力全失。这秘籍定与那副对子有关，那半边木字，是不是说藏在林里？你师傅拼着一条性命得来的秘籍，断不能就此流失，你我且到附近林中找找，树上可能有什么标志。’我觉得疯师叔的话有理，便和他老人家在附近林中搜寻了三天，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，只好暂罢此念。对于仇人，疯师叔也想不出其人为谁，老仆临终前所写昆明二字，当是仇人踪迹的唯一线索。于是我和疯师叔商定，我到昆明寻访仇人，故意写出唐祝二人对子，使仇人主动上门。疯师叔则去寻找师弟，探明他为何不到八公山为师祝寿的原因。恩师旧宅由疯师叔找人照